

中国好散文

王聚敏 李登建 主编

2015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王聚敏 李登建 主编

中国好散文

2015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好散文2015 / 王聚敏, 李登建主编. -- 济南:
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209-09549-5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 ②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5579号

中国好散文2015

王聚敏 李登建 主编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邮 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印 装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65mm × 230mm)

印 张 26

字 数 420千字
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

ISBN 978-7-209-09549-5

定 价 3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张 炜	携一本书游走	001
贾平凹	条子沟	004
张承志	歌手和游击队员一样	010
张守仁	我赞骏马	019
王宗仁	瞭望孔里的拉萨八廓街	022
韩小蕙	给古往今来一块界碑	026
王 彬	我笑青山	032
彭 程	在母语的屋檐下	038
丁建元	归零地	046
冯秋子	夜	052
孙 歌	庶民的“契约精神”（外二篇）	056
南 帆	泥土哪去了	070
马 力	听那灵魂的歌唱 ——参谒新圣女公墓	080
查 干	飞蓬与洞箫	087
任林举	红	090
鲍尔吉·原野	风到底要吹走了什么？	101
朱以撒	洗 手	107
周晓枫	初洗如婴	112
塞 壬	祖母即将死去	126
习 习	流 徙	144
格 致	乌拉古城墙上的直角	158
杨海蒂	大河家	172
王 族	判断者说	175

徐 迅	我的故乡雨雪初霁	185
葛水平	服饰的活性和通达	192
雷平阳	赣南七则	198
李登建	闭上你的眼睛	202
杨献平	犹如蚁鸣	207
耿 立	鏊磨师傅	214
李木生	六月的喀纳斯	218
周蓬桦	火柴和它留下的灰烬	223
乔洪涛	雨水和惊蛰	229
吴佳骏	我的乡村我的城	239
阿 占	半抽屉勋章	249
李 颖	父亲的三个可疑身份	260
董 华	恩 妻	276
范晓波	无 涯	282
吴昕孺	一张纸的前世今生	287
郑晓锋	刀笔乡	296
端木赐	虫 日	309
李晓君	雪	315
干亚群	鞋底下的年轻	319
穆志强	为故乡喊魂	323
若 荷	乡村集市	331
戴红梅	阿华的午后	338
逢金一	街 书	345
姚凤霄	请还我们夜的黑	349
王 宇	越界来到青春的广场	355
芦苇泉	一种凝固的结构	358
崔东汇	我曾经的两个上级	364
蒋 新	舞煤者之殇	373
刘月新	找 娘	380
蔡崇达	母亲的房子	385
蔡飞跃	善行，从古渡播撒	399
	后 记	409

携一本书游走

张 炜

我小时候，大概是刚能阅读一点文学作品的年纪，读过一本没有封皮的书。这本书严格讲只是一部残卷，因为前后都撕去了一部分，最前边一篇的题目只剩下三个稍大一点的字：“暴风雨……”所以我连这篇作品叫什么名字都不得而知，更不用说整本书的书名了。

这部残卷让我如痴如迷。它写了俄罗斯莽林，写了猎人和林中各色居民的生活，更写了无数的动物。这些处处洋溢着浓烈林野气息的文字，绵绵无尽的天籁，把我深深地笼罩和吸引了。

我当年也生活在林子里，那是海边的一处国有林场，林场又连接了几万亩滨海自然林和无边的荒野。书中景物与现实生活或可作比，我生活于其中的这片林野虽然远没有书中那么苍茫，但我而言也足够浩大了。最为不同的是林子里活动的人和动物：身边的林子没有那么多凶猛的大型动物，也没有那么多出生入死的职业猎人，更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。

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诱人的生活之窗。透过这扇窗户，我看到了世界上另一片神奇的土地。在很长时间里，我的神思一直跟上了书中的人物和动物，几乎寸步不愿分离，一起痛苦一起欢乐。那些猎人们的枪散发出的硝烟味，时不时地从我的鼻孔前飘过，让我永难忘怀。

这些文字让我入迷的原因，可能主要是它讲述的传奇故事、它展示的生活内容。时至今日，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字生涯之后，或许让我想得更多也更明白：一切绝非那样简单。这部残卷传递出的是更为复杂和丰富的东西，它

难以言喻，这或可称之为——一位苏俄作家所独有的生命气质与文学个性。如果仅仅是一则则曲折的故事，大概不会有那样的魔力。

因为它是一部残卷，作者是谁，书名为何，我一直不知道。

那是一个书籍奇缺的年代，能够遇到这样一叠好文字真是太幸运了。可我当时毕竟还读了许多其他的书，这其中也不乏经典，但最难忘最着迷的却是这样一部残卷。我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它的影响，比如我常常讲述林子里的故事，这也是我的少年经历；更有趣的是，我笔下的人物也常常要背一杆枪。的确，我当年也看到了很多猎人，并曾经跟上他们在林中蹿跑。林中生活和一些人的行迹让我如此难忘，当然是受到了那本残卷的影响。

长期以来，我深深地感激着一位不知名的苏俄作家。

十几岁的时候，我不得不离开海边林野，一个人在半岛地区游荡。我有一个背囊，里面装的全是自己的必需，这当中却永远有着这本残卷，外加我写成的一叠叠稚嫩的文字。

由于太喜欢这本书了，我曾不止一次将它借给旅途上的文学朋友。我希望他们也像我一样喜欢，我们能够一起分享这道精神与文学的盛宴。这是怎样愉快的时刻。这使我们有机会一起畅谈林野和文学——那时看来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。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。

万分可惜的是，有一次远行，我把这本书遗在了一位朋友那儿，归来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了。生活匆促多艰，我当时站在路边，觉得两手空空，一贫如洗。后来许多年，我都尝试着寻找这部书，但一直没能如愿。

就这样，我失去了它。

我牢牢地记住了书的内容。我经常想念它，如同想念一位儿时的挚友。

我去城市上学，然后到了更大的城市工作。我最终从事专业写作，并且写出了上千万字。不一定什么时候，我会突然想到这部残卷。在深夜，偶有失眠时，我会想起它。

不难想象，我仍然没有终止寻找，还在一次次做出努力。问题是我弄不清这部残卷的书名与作者。转过了多少图书馆，长时间站在浩如烟海的书目前。这真的是太难了。我差不多不再抱有那个希望了。

互联网时代来临了。我可以在网上搜索。但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，这道难题并不好解。

一个好朋友听我说过这部残卷。他不仅是一个极为认真仔细的人，而且精于网事。某一天，在我完全没有预料没有指望的情势之下，他竟然发来了一则短信，上面报告了一个喜讯。我一开始不敢相信，电话里交谈了一会儿，详细说到了一些内容，让我心里一阵滚烫。我们笃信不疑：是的，是它，这一回真的找到了。

找到了少年之梦，儿时挚友，一个曾经伴我游走四方的挚友……这一夜差点失眠。

朋友迅速将从旧书网上求购的仅存几本的书寄给了我。五成新。中短篇小说集。书名：《猎人的故事》。作者：阿拉米列夫。首篇：中篇小说《暴风雨前》。它出版于1957年的作家出版社。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黑白照片，让我久久端详。有些瘦削的长脸膛，深邃的目光。

从作者简介中得知，他生于1897年，仅仅活了57岁。

——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6月《一本深刻影响我的书》

条子沟

贾平凹

镇街往西北走五里地，就是条子沟。沟长三十里，有四个村子。每个村子都是一个姓，多的二十五六家，少的只有三户。

沟口一个石狮子，脑袋是身子的一半，眼睛是脑袋的一半，斑驳得毛发都不清了，躺在烂草里，天旱时把它立起来，天就下雨。

镇街上的人从来看不起条子沟的人，因为沟里没有水田，也种不成棉花，他们三六九日来赶集，背一篓柴火，或捎一根木头，出卖了，便在镇街的饭馆里吃一碗炒米。那些女人家，用水把头发抹得光光的，出沟时在破衣裳上套一件新衣裳，进沟时又把新衣裳脱了。但条子沟的坡坡坎坎上都能种几窝豆子，栽几棵苞谷，稀饭里煮的土豆不切，一碗里能有几个土豆，再就是有树，不愁烧柴，盖房子也不用花钱买椽。

街上的人从来缺吃的，也更缺烧的，就只能去条子沟砍柴。我小时候也和大人们三天五天里进沟一次，十五里内，两边的坡梁上全没了树，光秃秃的，连树根都被刨完了。后来，十五里外有了护林员，胳膊上带一个红袖筒，手里提着铎子和木棒，个个面目狰狞，砍柴就要走到沟脑，翻过庾岭了，去外县的林子里。但进沟脑翻庾岭太远，我们仍是在沟里偷着砍，沟里的人家看守不住村后的林子，甚至连房前屋后的树也看守不住。经常要闹出沟里的人收缴了砍柴人的斧头和背篓，或是抓住砍柴人了，把胳膊腿打伤，脱了鞋扔到坡底去，也有打人者来赶集，被砍柴者认出，压在地上殴打，重的有断了肋骨，轻的在地上爬着找牙，从此再不敢到镇街。

沟里人想了各种办法咒镇街人，用红漆和白灰水在石崖上画镇街人，都是人身子长着狼头，但几十年都没见过狼了，狼头画的像狗头。

他们守不住集体的那些山林，就把房前屋后属于自家的那些树看得紧。沟里的风俗是人一生下来就要在住户周围栽一棵树，松木的桐木的杨木的，人长树也长，等到人死了，这棵树就做棺材。所以，他们要保护树，便在树上贴了符，还要在树下围一圈狼牙棘，还要想法让老鸦在树上搓窝。谁要敢去砍，近不了树身，就是近去砍了，老鸦一叫，他们就扑出来拼命。但即便这样，房前屋后仍还有树也被砍掉了。

我和几个人就砍过姓许的那家的树。

姓许的村子就三户，两户在上边的河畔，一户在下边靠坡根，我们一共五个人，我和年纪最大的老叔到门前和屋主说话，另外三个人就到屋后去，要砍那三棵红椿树。老叔拿了一口袋十二斤米，口气软和善问换不换包谷。屋主寒毛饥瘦，穿了件露着棉絮的袄，腰里系了根草绳。老叔说米是好米，没一颗烂的，一斤换二斤包谷。屋主说：包谷也是好包谷，耐煮，煮出来的糊汤黏，一斤米只能换一斤四两包谷。老叔说：斤六两。屋主说：斤四两。我知道老叔故意在谈不拢，好让屋后砍树的人多些时间。我担心砍树的人千万不要用斧头，那样有响声，只能用锯，还是一边锯一边把尿尿到锯缝里。我心里发急，却装着没事的样子在门前转，看屋主养的猪肥不肥，看猪圈旁的那棵柿树梢上竟然还有一颗软柿，已经烂成半个，便拿脚蹬蹬树，想着能掉下来就掉到我嘴里。屋主说：不要蹬，那是给老鸦留的，它已经吃过一半了。我坐在磨盘上。沟里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石磨的，但许家的石磨上还凿着云纹。就猜想：这是为了推着省力，还是要让日子过得轻松些？

日子能轻松吗？！

讨价还价终于有了结果，一斤米换一斤半包谷。但是，屋主却看中了老叔身上的棉袄，说如果能把那棉袄给他，他可以给三十斤包谷。老叔的棉袄原本是黑粗布的，穿得褪了色，成了灰的，老叔当下脱了棉袄给他，只剩下件单衫子。

当三个人在屋后放倒了三棵红椿树，并已经掬到村前的河湾崖角下，他

们给我们发咕咕的鸟叫声，我和老叔就背了包谷袋子离开了。屋主说：不喝水啦？我们说：不喝啦。屋主说：布谷鸟叫，现在咋还有布谷鸟？我们说：噢噢，那是野扑鸽声么。

过了五天，我们又进沟砍柴，思谋着今日去哪儿砍呀，路过姓许的村子，那个屋主人瘦了一圈，拿着一把砍刀，站在的前的石头上，他一见有人进沟砍柴的就骂，骂谁砍了他家的树。他当然怀疑了老叔，认定是和老叔一伙的人砍的，就要寻老叔。我吓得把帽子拉下来盖住脸，匆匆走过。而老叔这次没来，他穿了单衫子冻感冒了，躺在炕上五天没起来了。

条子沟的树连偷带抢地被砍着，坡梁就一年比一年往深处秃去。过了五年，姓许的那个村子已彻底秃了，三户人家只剩下房前屋后的一些树。到了四月初一个晚上，发生了地震，镇街死了三个人，倒了七八间房子，第二天早上传来消息，条子沟走山了。走山就是山动了。过后，我们去了沟里，几乎是从进沟五里起，两边的坡梁不是泥石流就是坍塌，竟然一直到了许姓村子那儿。我们砍树的那户，房子全被埋没，屋主和他老娘，还有瘫子老婆和一个小女儿都死了。村里河畔的那两户人家，还有离许村八里外十二里外的张村和薛村的人都来帮着处理后事，猪圈牛棚鸡舍埋了没有再挖，从房子的土石中挖出的四具尸体，用苇卷着停放在那里，而大家在砍他家周围的树，全砍了，把大树解了根做棺材。

还是那个老叔，他把做完棺材还剩下的树全买了回来，盖了两间厦子房，还做了个小方桌，四把椅子，和一个火盆架。

老叔总是显摆他得了个大便宜，喜欢请人去他新房里吃瓜子，我去了一次，不知怎么竟感觉到那些木头就是树的尸体，便走出来。老叔说：你咋不吃瓜子呢？我说：我看看屹岬岭上的云，天是不是要下雨呀？屹岬岭在镇街的西南，那里有通往山外的公路。公路在岭上盘来绕去，觉得我与外边的世界似乎若即若离。

果然一年后，我考学离开了镇街，去了遥远的城市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很少再回镇街，即便回来了，都是看望父母，祭奠祖坟，也没想到要去一下条子沟。再后来，农村改革，日子温饱，见到老叔还背了个背篓，以为他又要去砍柴，

他说他去集市上买新麦种去，又说：世事真怪，现在有吃的啦，咋就也不缺烧的了？！再后来，城市也改革了，农村人又都往城市打工，镇街也开始变样，原先的人字架硬四椽的房子拆了，盖成水泥预制板的二层楼。再后来，父母相继过世，我回去安葬老人，镇街上遇到老叔，他坐在轮椅上，中风不语，见了我手胡乱地摇。再后来……

我差不多二十年没回去了，只说故乡和我没关系了，今年镇街却来了人，说他们想把镇街打造成旅游景点，邀我能回去参加一个论证会。我回去了，镇街是在扩张，有老房子，也有水泥楼，还有了几处仿古的建筑。我待了几天，得知我所熟悉的那些人，多半都死了，少半还活着的，不是瘫在炕上，就是滞呆了，成天坐在门墩上，你问他一句，他也能回答一句，你不问了，就不再吭声。但他们的后代都来看我，虽然不认识他们，就以相貌上辨别这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，其中有一个我对不上号，一问，姓许，哪里的许，条子沟的，说起那次走山，他说听他爹说过，绝了户的是他的三爷家。我一下子脑子里又是条子沟当年的事，问起现在沟里的情况，他告诉说二十多年了，镇街人不再进沟了，沟里的人有的去省城县城打工，混得好或者不好，但都没再回来，他家也是从沟里搬住在了镇街的。沟里四个村，三个村已经没人，只剩下沟脑一个村，村里也就是剩下三四户人家了。我说：能陪我进一次沟吗？他说：这让我给你准备准备。

他准备的是一个木棍，一盒清凉油，几片蛇药，还有一顶纱网帽。

第二天太阳高照，云层叠絮，和几个孩子一进沟，我就觉得沟里的河水大了。当年路从这边崖根往那边崖根去，河里都支有列石，现在水没了膝盖，蹚过去，木棍还真起了作用。两边坡梁上全都是树，树不是多么粗，但密密实实的绿，还是软的，风一吹就蠕蠕地动，便显得沟比先前狭窄了许多。往里继续深入，路越来越难走，树枝斜着横着过来，得不停地用棍子拨打，或者低头弯腰才能钻过去，就有各种蚊虫，往头上脸上来叮，清凉油也就派上了用场。走了有十里吧，开始有了池，而且是先经过一个小池，又经过了一个大池，后来又经过一个小池，那都是当年走山时坍塌下的土石堵成的。池面平静，能看见自己的毛发，水面上刚有了落叶，便见一种白头红尾的鸟衔

了飞去，姓许的孩子说那是净水鸟。净水鸟我小时候就是没听说过，但我在池水里看见了昂嗤鱼，丢一颗石子过去，这鱼就自己叫自己名字，一时还彼此起伏。沿着池边再往里去。时不时就有蛇爬在路上，孩子们就走到我的前边，不停地用木棍打着草丛。一只野鸡嘎嘎地飞起来，又落在不远处的树丫上，姓许的孩子用弹弓打，打了三次没打中，却惊动了一个蜂巢，我还未带上纱网帽，蜂已到头上，大家全趴在地上不敢动，蜂又飞走了，我额头上却被叮起了一个包。亏得我还记得治蜂蜇的办法，忙把鼻涕抹上去，一会儿就不怎么疼痛了。

姓许的孩子说：本来想给你做一顿爆炒野鸡肉的，去沟脑了，看他们有没有獾肉。

我说：沟里还有獾了？

他说：啥野物都有。

我不禁感叹，当年镇街上人都进沟，现在人不来了，倒野物来了。

几乎是走了六七个小时，我们才到了沟脑薛村。村子模样还在却到处残墙断壁，进了一个巷道，不是这个房子的山墙坍了一角，就是那个房子的檐只剩下光椽，挂着蛛网。地面上原本都铺着石头，石头缝里竟长出了一人高的榆树苗和扫帚菜。先去了一家，门锁着，之前的梯田埂下，一个妇女在放牛。这妇女我似乎见过，也似乎没见过，她放着三头牛。我说：你是谁家的？回答：德胜家的。问：德胜呢？回答：走啦。问：走啦，去县城打工了？回答：死啦，前年在县城给人盖房，让电打死啦。我没有敢再问，看着她把牛往一个院子里赶，也跟了去，这院子很大，厦子房全倒了，还能在废墟里看到一个灶台和一个破瓮，而上房四间，门窗还好，却成了牛圈。问：这是你家？回答：是薛天宝的，人家在城里落脚了，把这房子撂了。到第二家去，是老俩口，才从镇街抬了个电视机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开门，都累得坐在那里喘气。我说：还有电呀？老头说：有。我说：咋买这么大的电视机呀？老头说：天一黑没人说话么。他开了门让我们进去坐，我们没进去，去了另一家，这是个跛子，正鼻涕眼泪地哭，吓得我们忙问出了什么事了，这一问，他倒更伤心了，哭声像老牛一样。

问她是不是哭老婆了，他说不是，是不是哭儿了，他说不是，是不是有病了，他还说不是，而他咋哭成了这样？他说熊把他的蜂蜜吃了。果然院子角有一个蜂箱，已经破成几片子。

不就是一箱蜂蜜么！

我恨哩。

恨熊哩？

我恨人哩，这条子沟咋就没人了吗？我是养了一群鸡呀，黄鼠狼子今日叼一只明日叼一只，就全叼完了。前年来了射狗子，把牛的肠子掏了。今秋里，包谷刚棒子上挂缨，成群的野猪一夜间全给糟蹋了。这没法住了么，活不成了么！

跛子又哭了，拿拳头子打他的头。

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返回来，又到了沟口，想起当年的那个石狮子，我和孩子们寻了半天，没有寻到。

——选自 2015 年第 11 期《美文》（上半月）

歌手和游击队员一样

张承志

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我的往昔岁月也点缀着一串歌。

但不同的是，在我的音乐履历上，先是染上了异族胡语的歌曲底色，然后又添上了与一些职业歌手结交的故事。甚至在想入非非之际，独自阑入白虎堂，幻想过自己也作词谱曲怀抱吉他，陷入激烈宣泄的深渊。

一

至今时而被一股异样的情绪攫住，控制不住作歌的冲动。《恋阙与胡琴》、*Alder-tai urō*（《有名的小马》），都是这种冲动的注脚。

记得还是在 1985 年到 1988 年之间，有一阵我不知怎么，陷入对做出一段蒙古歌的痴迷之中。似乎是想把玛拉沁夫《茫茫的草原》里的一段词改写成蒙语并且谱上曲。这件事悄悄地、在心在意地做了。有时在聚会上我唱过它，还用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奖金买的砖头录音机把它录下来，直到后来兴趣转移。

注意的焦点转移了，可其中的两句词一直没有忘：

Tanei hamharsen tergen-ne mör

你那散了架的勒勒车的辙印

Tanei noqogasen aragal-in utā

你那点燃干牛粪的青烟

当然，如今我觉得人对歌的迷恋心理，不过是人性必需的渴求。我很快就不再作歌手梦、也不再对自己的“歌作”当回事了。但1984年我从日本带着吉他和全套的备用弦、调音叉、变调卡圈甚至修理吉他的扳手回国时，由于异国体验更加强化的蒙古草原的底层经历，不仅成了对文学、也成了对歌曲与歌手的感觉依据。

二

对20世纪日本的“民谣之神”（フォークの神様）岡林信康，我已经写了很多。甚至在我对日本的勾勒兼别辞的《敬重与惜别》一书中，他占了其中艺术的一章。

他是我结识过的著名职业歌手。不用说，对于刚刚从乌珠穆沁和北京大学毕业、渴望着世界知识与真正启蒙的1983年的我，岡林信康提供了比流行的欧美小说重要得多的艺术开眼。

后来我们成了密切交往的朋友，我去他的录音棚听半成品的制作，他来我寄居的板屋为我女儿唱歌。我渐渐熟悉了他的每一首歌，也渐渐懂得了他的每一点心思。必须牢记，那些与歌王共度的愉快时光无比珍贵，它不仅显示了一个艺术家素质中待人的好意，更反映了一个民族拥有的文化的善良。

他有若举例都会为难的、那么多的轰动曲。我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心境下，常久久倾听或身心投入地唱其中的某一些。不过，自从二十多年前他执着地向日本传统小调号子寻求出路以后，我似有觉察，侧耳倾听，逐渐发现了某种不易归纳也不便明说的信息。

这依然是一种东亚民族的底气不足。比起音乐民族，说到底，诸如中国日本的文化中，本质里缺乏音乐。他们的日常生活并非离不开歌曲——哪怕如今在电视上乔装打扮夜夜笙歌。他们的音乐代表人物在面对世界上狂轰滥炸般的音乐消费和生产时，显露出犹豫和胆怯。

而歌曲更重要的使命，是唱出生活的感受，是抗议不平的秩序。——这永远是一面挂在歌手眼前的镜子，它如炯炯注视的眼睛，使得意的人无法安心。

但我更理解一个被政治风暴伤害过的退役老兵的心理。《敬重与惜别》记下了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能达到的将心比心：“我猜只有少数人才能透过那表情，看见一种受伤野兽的绝望。对政治的恐怖，居然能迅速变成对眼前观众、对围绕自己的人们的恐怖。”

我还利用周刊《AERA》（朝日新闻所属）的采访，婉转建议他回到“依靠诗作，一把吉他”的模式。但岡林信康的回答直截了当：一把吉他弹唱，会不会变成对寻求三十年前政治歌的人的迎合？

我感到震动。

我已经多次触碰过某种“左翼的痛苦”。但我也明白：永远沉浸在名人感觉中的他，已听不出我只是建议一条出路。对一位东亚民族的歌手而言——限界临近了。

其实抛去政治内容，这一出路虽然艰难但可能走通。我在他那一章的结尾，用幻听的口吻，引用了他早期的名曲《我们大家所盼望的》。这首歌大概作于1970年，却在今天（2015年1月，法国发生了“查理漫画”事件）使人感到了一种——难以形容的预言性。

我们大家盼望的，不是活着的痛苦
我们大家盼望的，是活着的喜悦
我们大家盼望的，不是把你杀掉
我们大家盼望的，是和你一起生存
——不能停留在至今的，不幸之上
——要向看不见的幸福，此刻出发

三

既然我无法潜入中亚（波斯—印度）音乐渊薮里涌出的那些令人痴醉宛如中毒的迷人歌曲，既然我又想快快挣脱“东亚”类型民族的音乐局限，不消说既然我还打算俯瞰和嘲笑四周的靡靡之音——投向西语歌曲，就是必然